

“在卫汗之可也”浅析

441000 湖北省襄樊市护校 徐 纲

主题词 温热(中医)/中医药疗法 叶桂

清代温热大师叶天士之“在卫汗之可也,到气才可清气,入营犹可透热转气……入血就恐耗血动血,直须凉血散血……”,为温病卫气营血证的治疗提出了根本大法,实为治疗外感温热病之主泉。然其言简、其意奥,尤以“汗之可也”颇令人费解,初学者往往难尽达其意。本文力图详尽阐明卫分之大法,以期光大。

一、卫与卫分证

叶天士卫分证之“卫”,是从《内经》“卫气”的概念借鉴、引申、发展而来。经云:“卫气者,水谷之悍气也,其气慄疾滑利……”,“卫气者,所以温分肉,充皮肤,肥腠理,司开合者也”。卫气乃机体阳气的一部分,具有滋养肌肤、温煦腠理、开合汗孔、护卫肌表、抗御外邪的作用。在病理状况下,若卫气虚弱,卫外不固,邪乘虚入,导致卫气功能失调而表现一系列临床证候,则称之卫分证。可见,卫分证之“卫”已不完全相同于《内经》中的卫气,而是对温热之邪初犯肌表、卫气失宣、正邪相争所表现出的一系列证候的高度概括,大致相当于现代医学中感染、传染性疾病的初期阶段。卫分证的病理特点,是温邪客表、肺卫失宣。邪从外入,卫与邪争,则发热;卫阳被遏,肌肤失温,即恶寒。但因邪为温热,故多见寒轻热重,此与伤寒之寒重热轻具有本质差别,是其鉴别要点。同时因邪闭肌表、卫气郁阻,可无汗或少汗。温邪犯表,则脉见浮数。其证虽多,但总以发热、恶寒并见为其辨证关键,因其是邪

正相争、卫气郁遏的必然表现。

二、卫分证与相关脏腑

卫分证所关系的脏腑是肺,这主要取决于两方面:其一是生理因素,肺主宣发,外合皮毛,卫气之输布、皮毛之充养均有赖于肺气之宣发,只有肺气充盈、宣发有常,卫气、津液才能外达肌肤、滋润皮毛,而腠理坚固、正气强盛、邪不能犯;其二是病理因素,肺居于上焦,为五脏六腑之华盖,其位最高,邪极易犯,如吴坤安云:“风湿吸入,先伤手太阴肺分”,天士亦云“温邪上受,首先犯肺……肺主气,其合皮毛,故云在表”,这同病邪的性质有密切关系。因风为阳邪,热亦为阳邪,阳邪易伤于上,故风热中人每多先伤于肺,而致肺卫功能失常,所表现的一系列临床见证,概为肺卫表证,亦称卫分证。

三、汗之可也

叶天士根据卫气的生理特征及卫分证的病理特点,制订了“汗之”的治疗大法。卫气慄疾滑疾,温煦充养,卫分证温邪初入、正气旺盛,其时及时投入辛凉宣肺之品,辅助正气、祛邪外达,可使温热之邪一汗而解,故曰“汗之可也”。吴鞠通按照叶氏卫分证的治疗大法,确立“治上焦如羽,非轻不举”的原则,并创立了辛凉解表的代表方银翘散和桑菊饮。银翘散中,芥穗、豆豉、薄荷辛散透表而祛邪;桔梗、甘草轻宣肺气以止咳;连翘、银花、牛蒡、竹叶清热宣透而解表;苇根甘寒生津可止渴。用于风热客表、发热、恶寒、无汗最为适宜。桑菊饮中,以桑叶、菊花、连翘、薄荷

辛凉轻透;桔梗、杏仁、甘草宣降肺气;苇根生津止渴。以风热犯肺咳嗽较甚者最为适合。两方均适用于风热之邪上犯肺卫之温病表证,但银翘散以辛凉剂合用辛散透表之品,故解表之力较强,鞠通称之为“辛凉平剂”;桑菊饮以杏仁降肺气,其透表之功虽不及银翘散,但止咳之效较优,鞠通称之为“辛凉轻剂”。

四、汗之三忌

综可见,天士“汗之可也”是指运用轻清宣透之品清宣肺卫、引邪外达、疏风泄热而达到汗出邪去的目的,临证时必须注意三点。

其一,忌辛温发汗。因温病是感受温热之邪而发,与外感风寒之气所致之伤寒截然不同,故断不可滥用辛温发散之品,诸如麻黄、桂枝、羌活之类。非则助长邪气、化热化燥、内陷生变,正如河间之言“用辛温大热之药,纵获一效,其祸数作,其病转甚,发惊狂、衄血、斑出,皆属热病所致”。吴鞠通则说得更加明确:“太阴温病不可发汗,发汗而汗不出者,必发斑疹,汗出过多者,必神昏谵语”。

其二,忌滥用寒凉。天士指出“在表初用辛凉轻剂”,可见“汗之”只宜辛凉轻透之品,不可恣用寒凉之剂,更不可滥用苦寒之属。因温邪初入,邪尚在表,辛凉解表之剂足矣,寒凉苦寒之品不仅无益于病,且有害于正,一者徒伤正气,二者引邪深入,三者反使表邪冰伏于里,不宜透解。故章虚谷谏之曰:“始初用辛,不宜太凉,恐遏其邪。”

其三,忌过汗伤津。服用辛凉解表之剂,患者以微微汗出为宜,如仲景所言“遍身𦵇𦵇微似有汗者为佳,不可令如水流漓,病必不除”。此辛凉透表与辛温发汗虽有所别,但其宣发腠理、祛邪外达之理则一,切勿使之过汗。因汗为五液之一,属于阴液的一部分,过汗即伤阴。

“脾约”新解

730050 甘肃省中医院 朱倩

100013 北京中医学院 刘士敬

主题词 《伤寒论》——注释

《伤寒论》179条曰：“问曰：病有太阳阳明，有正阳阳明，有少阳阳明，何谓也？答曰：太阳阳明者，脾约是也；正阳阳明者，胃家实是也；少阳阳明者，发汗、利小便已，胃中燥、烦、实，大便难是也。”又247条曰：“趺阳脉浮而涩，浮则胃气强，涩则小便数，浮涩相搏，大便则硬，其脾为约，麻子仁丸主之。”

成无己《注解伤寒论》卷五曰：“约者，俭约之约，又约束之约……今胃强脾弱，约束津液，不得四布，但输膀胱，致小便数，大便难，与脾约九，通肠润燥。”喻昌《尚论篇》卷二曰：“盖约者，省约也，脾气过强，将三五日胃中所受之谷，省约为一二弹丸而出。全是脾土过燥，致令肠胃中之津液日渐干枯，所以大便为难也。”《伤寒论辨证广注》卷六曰：“……所以大便欲出而甚难，则是肠之约，实脾气亢热而为之约。”综上所述，脾约病机或为胃强脾热，或为脾气过强、脾土过燥，或为脾气亢热，而“脾约”之“约”自古多训解为“约束”之意，笔者认为有商榷余地。今据《伤寒论》原文，对脾约证真谛加以探讨。

太阳阳明证确由太阳证转化而来。《伤寒论》181条曰：“太阳病，

热为阳邪，本已伤津，其阴已亏，复大汗使其已伤之阴更亏，恐非但不能收邪从汗出之效，还反致化燥伤阴。另一方面，阴阳相附，大汗伤阴，阴损之极，阳亦衰亡，而成阴阳俱损。或见正气亏虚，肌表不固，外邪复感；或见正亏邪盛，内闭外脱。故“汗之”须中病即止，但不可自投峻快。

（作者简介：徐纲，男，29岁。1990年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，获医学硕士学位，现任教于湖北省襄樊市护校。）

若发汗，若下，若利小便，此亡津液。胃中干燥，因转属阳明。不更衣，内实，大便难者，此名阳明也。”244条云：“太阳病……如其不下者，病人不恶寒而渴者，此转属阳明也。小便数者，大便必硬，不更衣十日，无所苦也。渴欲饮水，少少与之，但以法救之。”250条曰：“太阳病，若吐、若下、若发汗后，微烦，小便数，大便因硬者。”可见，太阳病误治可导致阳明病的发生。但太阳阳明证与正阳阳明证、少阳阳明证有明显区别。正阳阳明证由外邪直犯阳明而成，胃肠素有蕴热，邪气入里，化燥为实，成胃家实。少阳阳明由少阳病误治，津液消耗，胃肠干燥，形成大便难等症。汪琥《伤寒论辨证广注》卷六曰：“转属阳明而犹带太阳表证，或头项强痛，或恶寒者，此即是太阳阳明；若头不痛项不强，太阳表证毫无者，此即是正阳阳明也；少阳阳明亦然，以寒热往来等候之有辨也。”

笔者认为，太阳阳明证的重点在脾而不在胃。张锡驹《伤寒论直解》卷四曰：“本太阳病不解，太阳之标热，合阳明之燥热，并于太阴脾土之中，脾为孤脏，而主津液，今两阳相烁，阴液消亡，不能灌溉。”钱潢《伤寒溯源集》卷六曰：“脾主为胃行其津液，使脾气无精以滋养灌溉夫一身内外者也。若汗吐下及利其小便，竭其胃中之精液，使脾气无精气可散，绝上下之转输。”可见，误用汗、吐、下法，加之太阳、阳明两热相烁，体内津液耗竭

殆尽。脾胃居中焦，为气机升降之枢。脾气主升，津液亏乏，无精微可输，因而脾失健运。化谷升清，布散水湿之功受阻，以致脾气郁滞不行。脾气郁滞致大肠气机紊乱，通降失常，传导失职，糟粕内停而成大便难。脾约证的根本应是脾气郁滞。

《伤寒论》治脾约用缓下之麻子仁丸，也证明脾约证重点在脾而不在胃。《素问·五藏生成篇》云：“故心欲苦，肺欲辛，肝欲酸，脾欲甘，肾欲咸，此五味之合五脏之气也。”《素问·藏气法时论篇》云：

“脾欲缓，急食甘以缓之，用苦泻之，甘补之。”成无己曰：“麻子、杏仁之甘，缓脾而润燥，津液不足，以酸收之，芍药之酸以敛津液。”

《伤寒论》脾约丸方后云“蜜和丸”，是取甘润缓行之意；又曰“丸如梧桐子大，饮服十九丸，日三服”，知药量甚小是缓而又缓，目的在于保护已受伤的脾阴，调脾承气，使脾气渐复、气机畅达、津液相成、精血相生。麻子仁丸，即小承气汤加麻仁、杏仁、白芍、蜂蜜组成。小承气汤导通脾气郁滞、胃中虚热积滞，实际用量较小。更取质润多脂之麻仁、杏仁、白芍、蜂蜜，一则益阴增液以调肠通便，使脾气升清，输布之功恢复；二则甘润可缓小承气汤功伐之力，使下而不伤脾，仍属缓下之剂。这与针对胃家实的大承气汤峻下通腑泻热有别。

脾约当训为脾气郁结更妥一些。《战国策·秦策》云：“巨请为王约纵。”高诱注：“约，结也。”